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文明小史 第五十二回 聞禁約半途破膽 出捐款五字驚心

卻說黃參贊把饒鴻生帶到一家人的門口，卻是一座的小小樓房，石階上擺著幾盆花卉，開得芬芳爛漫。門上釘著一塊黑漆金字英文小橫額。饒鴻生便問這幾個是什麼字？黃參贊道：「這幾個字，照中國解釋，是此係華人住宅，一概西人不准入內。」饒鴻生聽了，更是狐疑。黃參贊一面說話，一面去按那叫人鐘。裡面嗒嗒的一陣響，兩扇門早呀然而辟。一個廣東梳儷似的人問明他倆的來意，讓他倆進去。黃參贊在往前走，饒鴻生跟在後頭，上了石階，推進門去。裡面的房間如蜂窩一樣，卻都掩上了門，門上有小牌子。饒鴻生這回卻認識了原來是一、二、三、四的英文碼子。黃參贊揀一間第七號的，在門上輕輕叩了一下，門開了，他倆走進去。見正中陳設著一張鐵牀，地當中放了一張大餐台，兩旁幾把大餐椅子，收拾得十分乾淨。饒鴻生低低的問黃參贊道：「這是什麼地方？」黃參贊瞅了他一眼道：「玩笑地方，你還看不出形狀麼？」饒鴻生方才恍然大悟。二人坐下，又是一個廣東梳儷模樣的，捧了煙茶二事出來，不多一會，一掀簾子，進來一個廣東妓女，真正像袁隨園所說：「青唇吹火拖鞋出，難近都如鬼手馨」似的。饒鴻生早已打了兩個寒噤，半句話都說不出來。黃參贊卻是嘻皮笑臉的和那廣東妓女窮形盡相的戲耍了一回。

廣東梳儷又拿上酒來，一個年輕侍者，拿了過山龍進來開酒。

那廣東妓女，先斟一滿杯給饒鴻生，饒鴻生嘗了一嘗，知道是香檳，不過氣味苦些，大約是受了霉了。侍者開完了酒，又進去拿出一盤糕餅之類，另外一碟牛油土斯。黃參贊一面飲啖，一面說笑，十分高興。饒鴻生到了這個地步，就和木偶一般。

那廣東妓女看他是個怯場的樣子，索性走過去，拿起香檳杯子，用手揪住饒鴻生的耳朵，把一杯酒直灌下去。饒鴻生被他這一把，耳朵痛徹骨髓，香檳酒骨都都灌下去，又是噲，又是咳，噴得滿衣襟上都是香檳酒。黃參贊在一旁鼓掌大笑。饒鴻生心裡想，這不是來尋樂了，是來尋苦了。當下便催黃參贊回去。

黃參贊置之不理，禁不得饒鴻生催了幾遍，黃參贊只得起身，身上摸出一把金圓，給那廣東妓女。饒鴻生一眼覷上去，像是十個美國金圓的模樣。黃參贊整理衣服，那廣東妓女還替他扣釦子，又伸手把盤內碟內的糕餅、牛油、土斯之類，拿瞭望饒鴻生衣襟裡塞。饒鴻生再四推辭，黃參贊說，這是要領情的，饒鴻生無奈，只得讓他塞得鼓鼓囊囊的。那廣東妓女又狂笑了一陣，然後放他倆出門。出門之後，饒鴻生問：「剛剛給他多少銀子？」黃參贊說：「不過十個美國金圓罷了。」饒鴻生一算，十個金圓，差不多要二十二圓八角，便伸伸舌頭道：「好貴的茶園！」黃參贊鼻孔裡嗤的冷笑了一聲，似乎有嫌他鄙吝的意思。饒鴻生覺得，隨口捏造了一句，說是要去拜某人某人，辭了黃參贊逕回華得夫客店。回到店裡，他姨太太迎著問他，衣裳上那裡來的這塊油漬？饒鴻生低頭一看，一件白春紗大褂，被牛油土斯的油映出來，油了一大塊，嘴裡說「糟了糟了」。

趕忙脫下來收拾，把懷裡藏的糕餅掉了滿地。大家見了，不禁大笑。又過了一日，饒鴻生算清了店帳，帶了全眷，上溫哥華海口去搭火車，買了兩張頭等票，買了一張中等票，又買了幾張下等票，把行李一一發齊了，直到黃昏時候，那火車波的一響，電掣風馳而去。那一天便走了四千四百里。

火車上，頭等客位，多些體面外國人，有在那裡斯文文談天的，有在那裡吸雪茄煙的，多是精神抖擻，沒有一個有倦容的。饒鴻生卻支持不住，只是伏在椅子上打盹，有些外國人多在那裡指指點點的說笑他。饒鴻生也顧不得這許多。到得後來，忽然喉嚨裡作響，要吐痰了，滿到四處，找不到痰盂。

暗想日本火車上都是有痰盂的，為什麼這裡火車上就沒有了呢？

虧得他聽見翻譯預先說過，說美國的禁例，凡是在馬路上吐一口痰的，到了警察署裁判所，要罰五百塊美國金圓，為著怕這人身上有疫氣，疫氣包在痰裡，吐在馬路上，乾在沙泥裡，被車輪一碾，再被風一吹。散播四方，這疫氣就傳染開了。話休煩絮。饒鴻生到此地位，只得在袖子內掏出一塊手巾，把這痰吐在手巾上，方才完事。

火車到得晚上，裡面都是電氣燈，照得通明雪亮，除掉沿路打尖之外，晚上一樣有牀帳被褥，十分舒服。第二日，走了四千一百多里，第三日走了四千八百多里，第四日走了一千多里，更無話說。到下午三點多鐘光景，火車到了溫哥華了，找了一個客店，暫時安歇。

那溫哥華雖不及紐約那樣繁華富麗，也覺得人煙稠密，車馬喧闐客店裡服侍的人，都是黃色面皮，黑色頭髮，說起話來，總帶拖衣烏河的口音。問了問翻譯，說這些人都是日本人，饒鴻生方才明白。饒鴻生因為路上勞乏了，匆匆用過晚膳，倒頭就睡。到了第二日，忽然翻譯對他說道：「現在美國新立了華工禁約，凡是中國人，一概不准入口。就是留學生，遊歷官長，不在禁約之內，然而搜查甚嚴。翻譯既然打聽到了這個消息，不得不來通知大人，請大人如何斟酌一下子罷。」原來饒鴻生在兩江制檯面前自告奮勇的時候，不過是個一鼓作氣，他說要遊歷英、法、日、美四國，不免言大而誇。奉禮之後，不禁懊悔，如今看看家鄉匯出來的二萬銀子，只剩三四千了，火車上既受了踟躕的苦，輪船上又受了搖播的苦，他的姨太太天天同他聒噪，說他不應該充這樣的沒頭軍，心里正自十五個吊桶打水，七上八下。這天又聽了翻譯告訴他的美國華工禁約的話，不覺涼了大半截。正在搔頭摸耳，肚裡尋思的時候，管家又來說：「昨兒姨太太吃晚飯的時候，多要一客鐵排雞，今天客店裡開帳，要多收十塊美國金圓，姨太太不依，和他鬧著，他現在請出管事，要和大人理論。」道言未了，一個美國人穿著一身白，耳朵旁邊夾著一支鉛筆，把眼睛睜得大大的，鬍子鬚得高高的，一見了饒鴻生面，手也不拉，氣憤憤說了一大套話。饒鴻生茫然不解。翻譯在旁邊告訴饒鴻生道：「他說他店裡的酒菜，都是有一定價錢的，不像你們中國人七折八扣，可以隨便算帳。你是個中國有體面的人物，如此小器，真真玷辱你自己了。況且你既然要省儉，為什麼不住在叫化客店裡去。我看你，我們這裡你也不配住。」翻譯說完了，饒鴻生氣得昏天黑地，一面叫人照著他的帳給，一面叫人搬行李上別處客店裡去，不犯著在這裡受他的排揎。管家答應著，退出去收拾行李。饒鴻生尋思了半晌，打定主意，轉過頭來問翻譯道：「今天有什麼船開沒有？」翻譯道：「今天早上看過報，有一條英公司的皇后輪船，是回日本的，要到法國，明天才有船開。」饒鴻生道：「我正是想搭日本船，這皇后船很好，請你快替我去寫票子，定房間。」翻譯驚道：「大人為何不上法國，要回日本？」饒鴻生道：「不瞞你說，這回制台原派我到日本查察工藝的，是我自己告奮勇到英、法、美三國，現在辛苦也受夠了，氣也灌滿了，錢也用完了，不回去怎麼樣？」翻譯道：「大人回去，怎樣銷差呢？」饒鴻生道：「你剛才不說是美國定了華工禁約麼？」我就可借此推頭了。翻譯默然無語，退出照辦。饒鴻生又到裡邊安慰姨太太，說管事的被我訓斥了一頓，如何如何，他姨太太聽了，把氣才平下去。到了下午，翻譯回來了，說定了第二號房間，以及客艙下艙等等，今晚就要開船的。饒鴻生聽了點點頭。到得中飯後，饒鴻生和他姨太太，同坐了一部馬車，另外翻譯同著管家等跟在後面，管家為著行李太多了，叫了部為格乃，這為格乃是外國裝貨的車子，把行李堆放好了，一個個那爬上去，翻譯了只得跟著爬了上去，那管家特為為讓出中間一塊地方，請師爺坐。兩部車，轆轤蕭蕭的望英國公司皇后輪船而去。

這皇后輪船，在太平洋裡走了十一日，起初還平穩，後來起了風浪，便搖播不定了。有一晚，天氣稍些熱了，饒鴻生在房間裡悶得慌，想把百葉窗開了，透透空氣。當下自己動手拔去銷子，把兩扇百葉窗望兩邊牆裡推過去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一個浪頭，直打進房間裡來，就如造了一條水橋似的。饒鴻生著了急，窗來不及關了，那浪頭一個一個打進來，接連不斷。

饒鴻生大喊救命，僕歐聽見，從門外鑽將進來，狠命一關，才把窗關住。再看地下，水已有四五寸了。饒鴻生身上跟他姨太太身上，不必說自然是淋漓盡致。那僕歐也濺了一頭一臉的水，撩起長衫，細細的揩抹，嘴裡說：「先生！你為何這樣鹵莽？」

船上的窗，豈可輕易去開的？虧的窗外面有鐵絲網，要不然，連你的人都捲了去了！」饒鴻生自知不合，只得漲紅了臉，聽他埋怨，一面又央著他，把房間裡地下的水收拾乾淨，許另外謝他錢，僕歐答應。又叫起管家們，七手八腳的，拿房間裡水用器具舀

完，僕歐自去。管家們來看被褥，見是精潮的了，先把他卷出去，然後請大人和姨太太換衣裳，鬧了一宵，次日闖船傳為笑話、又有一夜，饒鴻生正睡得熟，忽然天崩地塌的一聲響亮，把饒鴻生嚇得直跳跳起來，說：「不好了！怕是船觸了暗礁了！」他姨太太也從夢裡驚醒，聽見說船觸了暗礁，這是大家性命都不保了，不覺啼哭起來。後來側耳一聽，外面無甚動靜，方才把心放下。一會兒乒乒乓乓的聲響，一時並起，估量大約是些玻璃的碗盞器具碎了。饒鴻生便不敢睡，和他姨太太坐起來，把值錢的珠寶之類捆在身上。饒鴻生暗想，日裡船旁邊掛的那些救命圈，可惜不曾拿他一個進來，以備不虞。

好容易熬到天明，船上人都起來了，饒鴻生差人到外邊去打聽，原來昨夜風浪太大，一個浪頭衝過船面，把張鐵梯子打斷了，這力量也就可想而知了。饒鴻生自經兩次驚嚇，這「乘長風破萬里浪」的思想，早丟入瓜哇國裡去了，一心只盼幾時回國。

直到十二這天，船到了日本橫濱，饒鴻生興致復豪，住店、拜客、遊園，那些事都不必細說。

有天到大街上，找著一個象牙雕刻鋪，雕刻的十分精巧，裡面也有圖章之類，饒鴻生見景生情，便走上去買了一塊圖章，要他鏤「曾經滄海」四個字。日本象牙鋪裡的人，中國話雖不會說，中國字卻是個個人認得的，當下看他寫了這四個字，便將他上上下下估量了一回，笑著，和自己的伙計咕嚕了一會，伙計也笑笑。饒鴻生還不知道為什麼，又在紙上寫明白了明天要，象牙鋪掌櫃的點了點頭。饒鴻生走出了象牙店的門，又去買了許多另碎東西，什麼蟬翼縐、蟬翼葛之類，方才回寓。

自古道：「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」，有一天黃昏時候，有兩三個都是學生打扮的中國人，辮子早剪去了，為頭一個，拿了本簿子，見了饒鴻生的面，便問你姓饒麼？饒鴻生怔了一怔。

學生說：「大約是了，很好很好。」又說：「我是淬志會的會長。」又指著那兩個學生道：「他們是淬志會的會員。現在我們會裡缺了經費，所以來找你，要你捐個一千八百。」饒鴻生道：「足下，這個會在什麼區，什麼町，還是官立的，還是民立？我兄弟一時尚摸不著頭腦，叫人家如何肯捐錢呢？」那學生不禁動火，罵道：「你們這班牛馬奴隸，真真不識好歹，難道我們還來誑騙你不成？我們的會，也不是官立的，也不是民立的，是幾個同志的贊成的，你連這個不曉得，還出來遊歷嗎？饒鴻生被他罵得無言可對，只得摩肚子。那些學生有做紅面的，有做白面的，無非要饒鴻生捐錢。饒鴻生說：「他罵了我了，我還捐錢給他們用，我不是拿錢買他們罵麼？」執意不肯。

翻譯知道了，趕進來，拿饒鴻生拉到一間秘密房間裡說：「大人不如破費幾個罷，他們不好惹的。」饒鴻生道：「我怕他怎的？」翻譯說：「大人要是不肯破費，到了夜裡，他們差人來把大人的辮子剪了，看大人怎樣回國？所以有些遊歷官長，碰著他們來捐錢，總得應酬他，這個名堂，叫作辮子保險費。」

饒鴻生無法，只得拿出一百塊錢來，那學生還是不依，翻譯橫勸豎勸，算把學生勸走了。饒鴻生到此，更覺意興闌珊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